

高中毕业后,我没考上大学,去到了表哥的建筑队学瓦工,表哥让我拜了一位姓徐的师傅为师。徐师傅四十多岁,他一天到晚蓬头垢面的,活儿却干得很漂亮,我每天就跟他在他身边为他递红砖递沙浆,但由于我的节奏时常跟不上,由此,他对我通常也没得个好脸色,更不让我动手学砌墙。

人在途中

我的民工师傅

彭华强

干牛粪上。就见他用手夹起那块肉,毫不迟疑地就递进了嘴里。他把肉放进嘴里后,还用“吧嗒”了几下,然后转过头,向我笑了笑,很满足的样子。我感觉胃里的东西快涌到了嘴边,连忙捂着嘴,跑向了工棚旁边的一个简易厕所。等我出来,师傅看了看我,没有说话。下午再干活时,我不愿再接近他,仿佛他浑身的汗味都是牛粪的味道,由此,我逆

的,谁也不愿带我。徐师傅最后幸灾乐祸地对我说:“看你那文弱样,不读书来我估计你是混不上饭吃的!”我强忍着悲愤的泪水离开了工地,可回家除了向父母学种地基本没什么可挣钱的了。于是在父母的鼓励下我走上了复读之路。

当我拿到大学通知书时,表哥意外地捎来了徐师傅送的100块钱零钱。表哥说:“你别怪你师傅当初那样对你,在你之前他还带过一个辍学的徒弟,后来他硬是将人家撵回学校去了,他这样做是不想看到下一代人再走他们的老路,这次听说你考上了大学,你师傅非常开心,还向人炫耀说,他的徒弟中出了一个大学生!”那一刻,我禁不住泪湿了衣襟。

异域见闻

亲历美国大选

王国民

转眼,来美国已经十二年了,一共经历了三次大选,不过今年与以前最大的不同是我的手里多了一张神圣的选票。女儿做了一个锦囊,把它放在里面,天天挂着睡才安心。那段时间,是女儿最高兴的时候,因为她的偶像奥巴马在民意中遥遥领先对手麦凯恩。为了说服我们全家人支持她的偶像,7岁的女儿特意搜集了奥巴马的各种宣传资料,每天晚餐之后,女儿就开始她的演说。我和妻子只好苦笑:“但愿大选早日结束,要不然我们的耳朵迟早都会长茧。”

万家灯火

拿照相机来

孙道荣



我让儿子继续放下去。

直而镜头里狂躁的自己,我一次次羞愧地低下了头。妻子的脸也红到了耳根。她一定也觉得自己发怒时的形象不怎么精彩吧。那天,我们只顾着吵架,完全没有注意到儿子的哭。儿子小时候,常常扮演滑稽的角色,他的哭泣,会很快终止我们的“战争”。后来,儿子慢慢大了,我们就很少顾及他的感受了。这一次没想到他会拿着相机,偷偷把我们的“表演”给录下来。

妻子建议,今后我们再吵架的时候,儿子就去拿照相机,拍下来。儿子又补充了一条,在家中,我们三个人,不论是谁,如果莫名其妙地生气,或者乱发脾气,其他人就把他拍下来,让他好好反省。我们一致通过。“拿照相机来”,这渐渐成了我们家的一句口头禅,它就像消防栓一样,为我们的生活筑起一道防线。它也一次次提醒我们自己:生气的时候,你的形象多么难看;发脾气的时候,你的言行多么伤人!现在,在我们家里,和大多数家庭一样,照相机更多的是记录我们温馨的生活场景。

生活空间

彪悍的邻居

李红



和前任妻子结婚时,我们参加了一个新婚旅游团,一辆大客车载着二十多对喜洋洋的夫妻,一路欢声笑语。我忽然看见左边前排上的男人脸色有点不对劲,额头冒出了豆大的汗珠。我预感到可能要出事,果不其然,就见男人两眼一闭,牙关一咬,扑通就从座位上摔了下来。他身边的妻子正眉飞色舞地和别人聊得火热,闻声扭头一看,顿时呼天抢地:“阿勇,你怎么啦?”大伙七嘴八舌地问:“车上有没有医生?谁是医生呀?”

世相百态

临时医生

宾 炜



女人怔了怔,哇地哭了,又哭又骂:“你这个骗子,你到底有多少病啊!”妻子说:“别骂了,快拿过来救命要紧!”

来,把满满一手心药丸塞进了男人的嘴里,然后再往里灌点矿泉水,两根手指捏住下巴一抬,男人咕咚一声,全咽了进去。过了约十来分钟,男人完全停止了抽搐,缓缓睁开了眼睛,脸色渐渐恢复了正常,还轻声对妻子说了句谢谢。妻子这才让人把他扶起,坐回座位上去。女人见老公醒来,迫不及待地骂道:“你这个骗子,你为什么告诉我,你有这种病?”男人苦笑着摇摇头,没回答。妻子瞪了一眼女人,正色道:“别说了,让他好好休息一下。其实这种病并不可怕,只要及时吃药,一般都会没事的。不过我要告诉你,作为他的妻子,你一定要有足够的力量控制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你一定要记得,药放在什么地方。另外,还要懂得一点医学常识,哪种病吃哪种药,吃多少分量,也一定要记得住,拿得准,因为他患的并不是一种病!”

连载

谢东庭的公司要重新制定一下关于电子交互白板的二级代理商的销售策略。跟美国那家厂商已经做好了协议,允许再按一笔资金作为销售广告上面的支持,钱数不少。谢东庭打算用这笔钱给下面几家二级代理商就这个产品在他们的店面里布置个展厅,品牌效益是一定要到位的。这一天他召集了几家代理商,预计跟他们商一下统一展区的布局和策划。市场部老周急急匆匆地找了他:“谢总,平威视频技术公司的老总江平来不了了。”

“是啊,听说是在美国,还是被人捅了刀子。”老周亮亮的秃顶上一层汗珠子。“怎么回事?仇杀?”谢东庭现在关心的是他压下去的货和没收上来的钱。“具体不清楚,我是听那边老毕打过来的电话,不过他说,他们新的董事长兼法人代表很快就会过来,不会影响生意的。”

角突然有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现在这个世界,想让一个男人变坏,实在太容易了。杜琳,你承受得了吗?考察了国内的情况后,于大寨回到原先的那个犹太公司里,递了辞职信,老板连客气的挽留都没有,只是淡淡一笑祝他前程似锦。大寨清了一下自己的东西和E-mail信箱,发现他们商过一下统一展区的布局和策划。市场部老周急急匆匆地找了他:“谢总,平威视频技术公司的老总江平来不了了。”